

# 他们的故事

撰文 奚劲梅

微距摄影不仅仅是快门“咔嚓”留下的一瞬，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昆虫世界的机会。在镜头的放大下，这些不起眼的小生灵，充分展示了它们的美丽和生存智慧，而每张照片的背后，也有着摄影师许多不得说的故事。

## 生命，因不期而遇而绽放

网名：牛魔王

真名：王超

职业：餐饮文化

相机：Canon 7D

摄影寄语：与山水亲近，受自然洗礼，愿与昆虫同呼吸。

正在蜕皮的竹节虫  
摄影/王超



又是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时钟刚好走到22点正，队员王超拿出专用口哨吹起了“集结号”。不一会，营地空坝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营员：相机、脚架、灯

架、头灯、电筒……夜拍开始了。

通过昨晚熟悉山路地形、植被分布、昆虫品种，甚至根据鸣虫的叫声辨识大致的分布区域后，每一位营员都知道今晚的夜

拍不再是“演习”。大家兵分三路，在小组长的带领下，信心百倍地步入各自的拍摄区域。

此时正是竹节虫的多发期，山路边大株的柑橘树、茂盛的木

槿树是它们理想的栖息地。有通体绿色、褐色的，有红绿交织相间的。短小的有7、8厘米长，大的超过了15厘米。树干上一种不知科属的大型齿蛉静静地趴在那儿，周身黑灰色，灰色半透明翅膀上有规则地排列着黑线，像是用黑墨勾画而成。这种齿蛉异常凶猛，口器发达，多为食肉性，腿上的钩刺划破皮肤，皮肤会红肿发炎。草丛里是一片歌声的海洋，各种鸣虫在尽情欢唱，唱着它们的故事，唱着夜色，唱着拍虫人期待进入的世界。

一行人下到溪谷，王超让大家见识了蜉蝣的若虫。在手电光照射下，它们很机警地潜在浅水处的沙石上，淡淡的白灰体色，与沙石很接近，如果不是王超指点辨认，还真不易被发现。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有的说蜉蝣成虫翅膀透明得像是空心的，有的说蜉蝣翅膀与身体都是鹅黄色；还有的说蜉蝣拖着三根比身体还长的尾须，另一人却说只有两根长尾须……类似这样的讨论常常在摄影间隙展开，尽管大家都不是研究昆虫方面的专家，但适当地了解昆虫基本习性和特征却是微距昆虫拍摄不可缺少的。

作为和蜻蜓同属于古老有翅昆虫的蜉蝣，它是王超短短3年昆虫拍摄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关注的昆虫。记忆深处那次深夜巡虫，因地形不熟不慎跌落至溪谷，在河畔意外目睹上千只蜉蝣



雨后，全身缀满晶莹露珠的蜉蝣成虫 摄影/王超

集体羽化的场面，至今令他魂牵梦萦。当时由于身体剧痛，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就在他感到孤立无助、心灰意冷时，奇迹发生了。不计其数的“飞蛾”在摩托车灯光和手电光的照射下盘旋在他四周以及沿河的浅草碎石边，定睛一看，原来是春末夏初时分蜉蝣正在进行集体羽化，那样的场面壮观到满目锦绣！王超静静地躺在地上，凝视着蜉蝣的“复活”之

舞、壮丽之舞、生命之舞……

至此，王超对蜉蝣情有独钟，从卵—稚虫—成虫—交尾，蜉蝣的各个生命阶段、蜉蝣的各种类型都成为他镜头钟爱的对象。而关于人生和时光的思索，是在看到上千只蜉蝣那一刻突然的顿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

尽其乐，盖其旦暮为期，远不过三日尔。”“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无论是《诗经》里朴素的民歌、《淮南子》里有趣的生活史，还是《前赤壁赋》中的喟叹，一只小虫的生命不仅被古人渲染出美丽至极的光景，同时在字里行间让后人读出一种巨大的空虚感与幻灭感，一种对无常的生命的敬畏和质疑。

蜉蝣引发的哲思在朴素中凸显深刻，也让王超看穿在生老病死的瞬间，光影之舞赋予的永恒。

如今，王超依然每天背上相机，到小鸟和窃窃私语的昆虫会看到他的树林中走一走，与装死的叩甲打声招呼，同弹跳冠军蚤蛄捉迷藏，欣赏菊苣族植物枝上蚜虫的群舞；依然会来到那晚的溪谷边，坐下来摸摸湿润的沙石，嗅一嗅芳香，静静地守候，看看有哪些昆虫会来和他说些什么……

## 他与昆虫的美丽之约

网名：蓝梅花

真名：姚著

职业：自由人

相机：Canon 7D



蚜虫在阳光下舞蹈  
摄影 / 王超



不知名的昆虫卵  
摄影 / 姚著

摄影寄语：喜欢并热爱摄影，保持热度但不发烧，在乎名誉但不追求成名。

生活中不能没有惊喜，就如同我们不能没有心跳一样。

盛夏山林，陶醉在虫织、蝉

聒、鸟鸣的空灵况味中。清朗的气息，纯粹、安然，犹如大自然一曲琴箫合奏的“高山流水”拨弄着心弦。碎石铺满的林间小径，蜿蜒而上，伴着一缕晨曦，漫天清碧的世界里迎面走来一个矫



停栖在菊科植物上的大艳眼蝶  
摄影 / 姚著



胡蝉羽化时排出体液的瞬间  
摄影 / 姚著

健的身影。肩扛相机，脚步匆匆，他正赶着奔赴一场与昆虫的“约会”，用影像与昆虫王国的精灵们演绎一曲耀眼缤纷的华章。

姚著，一位在西藏工作近30年的、“成都昆虫拍摄团队”的新队员，2012年夏天打第一眼看见钟茗老师的昆虫图片后，就痴痴地恋上了昆虫摄影，形影不离地跟随钟茗老师拍摄一个月。昆虫斑斓的色彩、逼真的拟态、精致的构造都令他着迷。短短几个月，他的床头、枕边堆满了各类昆虫科普和昆虫摄影书籍，昆虫神秘的生活史及短暂的生命周期令爱思考的他常常凝思、观想，深刻理解了“平凡里有雄奇，渺小里有伟大”的深奥哲理。

记忆深刻的是第一次夜拍。在完全不知晓昆虫基本知识的情况下，一只即将蜕壳羽化的“土猴儿”（蝉）神秘莫测地爬上了他的相机，钟茗老师迅速把它移到一处安全稳妥的树枝上，并告诉姚著蝉子从地里破土而出是为了上树羽化，完成终龄若虫蜕变为成虫的最后、最重要的“仪式”。待蝉儿自行抓稳树枝保持“静止”后，架机、角度、焦平面、对焦等一系列拍摄指导和讲解在师徒之间展开。

长夜漫漫，虫与人彼此守候。当看着这只又脏又丑、毫不起眼的“土猴儿”摇身一变成为身披霓裳羽衣的成蝉时，姚著被眼前的景致惊呆了。“造物无言却有

情”！那一刻，影像与感官共振，在暖风熏人醉的夏夜里，人生第一次见证了生命蜕变带来的奇迹，冥冥中，仿佛昆虫是专奔他镜头而来，遂与昆虫结下不解之缘。

崎岖山路，来回寻找，发现新翠的叶片上布满昆虫粉嫩的卵；漫天清辉、飞萤引路，螽斯的

协奏成为深情的呼唤。每每这些时候，一种心底的期待倏变成兴奋地颤栗……

痴恋昆虫，狠练摄影技术，短短3天训练营，姚著不是赤膊趴在溪谷的大石上拍摄螳，就是蹲在蚊子密布的草丛里拍摄角蝉，常常一拍就是大半天。那

辆作为交通工具用的车座后排，不是用来载人的，而是堆满了他在户外拍摄需要的所有“家当”。即使平时工作再忙再累，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山林，惦记着他与昆虫的美丽之约。因为，昆虫很美，生命很短！

黄蜻  
摄影 / 邹彪



## 沼泽地的蜻蜓“捕手”

网名：下二两硬点的面哈

真名：邹彪

职业：自由人

相机：Canon 7D

摄影寄语：喜欢在与昆虫的邂逅中

寻找一种纯真的快乐。通过拍摄昆虫，懂得了生命是平等的，领会到人与人、人与虫、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一种宽容。

三伏天的野外，气温已达34℃以上，邻山的大片农田，在骄阳热情的炙烤下，昏昏欲睡般耷拉着脑袋。沿田埂左绕右拐，行到一处芦苇、蔓草丛生的沼泽地带，队员邹彪卸下背包，手拿

相机，开始“扫描”沼泽地里的“虫况”。他小心翼翼地拨开一人高的苇草，拿出《渡江侦察记》中侦查员的势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草茂密的泥泞地带搜索。沼泽地由于长期受积水浸泡，土壤湿润泥泞，使生长在沼泽地带的纤维植物、药用植物、蜜源植物成为一些鸟类、鱼类和昆虫们栖息、繁殖的良好场所。邹彪此次的目的是考察、记录沼泽地带蜻

蜓目的种类（蜓、蜻、色螳、螳）及繁殖情况，无论是泥塘中的稚虫，还是羽化后的成虫，都是他手中相机“猎捕”的对象。

不多时，沼泽深处一根枯萎、弯折的苇茎上停栖的蜻蜓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只有着橘黄色泽的黄蜻，它正一动不动地驻足休息。“咔嚓”！邹彪果断按下快门，尽管距离较远，成像稍逊，但野外拍摄的宗旨即在第一时间记录物种的栖息态势，以免警觉性很高的昆虫突然飞走。也许是天气太热，也许是捕食累了，此时的黄蜻像被施了魔法，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正是拍摄的好时机！邹彪抓稳相机，踩着淤泥、水草、腐叶铺成的“路”，往黄蜻驻足的地方悄悄靠近。然而，无论他以何等的毅力保持身体平衡，最终还是一跤摔在了泥潭里，与沼泽地来了个热情拥抱，唯有右手擎于天空的相机得以幸免。此时的蜻蜓“捕手”，像个湿漉漉的泥人，而且，是全身臭气熏天的泥人……

是打道回府还是继续拍摄？邹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最后，他索性脱掉了长衣裤，用汗巾抹抹手、眼，仅穿着一条贴身的短裤，又再次步入沼泽地。

众所周知，常年积水的沼泽里含有大量的甲醛和二氧化碳，太阳的炙烤，地热的蒸腾，两股气流交织产生的瘴气对人体极其不利，体质稍差就会出现昏厥。可我们的蜻蜓“捕手”凭着超凡

的坚韧，在沼泽地里长达数小时地“猎捕”蜻蜓目昆虫，先后捕捉到了蜓、蜻、色螳、螳生动有趣的多种行为艺术照。

太阳当空，火辣辣地散射热情，“捕手”邹彪，赤裸裸地挥洒热情。夏天的沼泽地上空，飘扬着一首热情的奏鸣曲。

沐浴爱河的蜻蜓  
目豆娘  
摄影 / 邹彪



# 触摸生命的力量

网名: 美丽心情

真名: 段明

职业: 建筑行业

相机: Canon 50D

摄影心得: 希望“成都昆虫拍摄团队”多开展类似的活动, 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美丽, 回归生活的本真。

段明堪称是“成都昆虫拍摄团队”的老营员了。这位自幼喜欢绘画, 对色彩亮丽、炫目的东西特别着迷的温婉女子, 曾经是那样的厌恶、惧怕“小虫虫”。2010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网上看到钟茗老师拍摄的昆虫图片, 立即被图片传递的惊艳所打动。那些平常惧怕、厌恶的虫子, 在钟茗老师的镜头里闪现出不可思议的美。惊叹之余, 好奇心驱使她参加了“成都昆虫拍摄团队”的外拍活动, 没想到竟一发不可收拾, 从此醉心拍摄昆虫。

从2010年参加成都三圣乡的昆虫外拍活动, 2011年参加“寻觅精灵——四地联谊天台山微距摄影”交流活动, 到2013年参加昆虫摄影家钟茗老师组织的“华西首届昆虫外拍夏季训练营”活动, 段明与摄友们共同交流、分享心得, 在寻虫、识虫, 如何清晰地拍摄昆虫, 白天与夜晚拍摄昆

虫有什么不同……诸多理论与实践知识都有了较大的增长, 也深深体会到一张优秀的昆虫图片背后所凝聚的汗水与心血。所谓“小

世界, 大乾坤”, 昆虫世界的精彩神奇, 令身材娇小的她沉迷忘返。

记忆深刻的是皓月当空下的胡蝉羽化拍摄。当段明拍摄的胡

LED光照射下, 蝉排出的体液呈喷射状  
摄影 / 段明



蝉正在经历“金蝉脱壳”时，她的相机由于脚架没有放平突然倾倒，撞在了胡蝉攀援的树枝上，使原本就没有一点自我保护能力的胡蝉掉落在地。具备一定昆虫知识的人都知道，任何昆虫在羽化过程中不能受到干扰，否则就会夭折。看着掉落在地上的蝉，她既惋惜又心痛，不知用什么办法挽回蝉的生命。恰巧这一幕被钟茗老师看见了，他轻轻捡起地下的蝉，移到灯光下查看，这只胡蝉已经从壳里出来了一半。钟茗老师决定利用人工干预的方式拯救这只小生命，协助胡蝉完成它生命最后的蜕变。10分钟、30分钟、1小时……钟茗老师轻捏蝉壳一动不动，偶尔小心翼翼地依着蝉羽化的态势调整手的角度，以保证胡蝉完成倒挂——翻身——尾部出壳等一系列羽化动作。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给段明和营员们讲解昆虫羽化的规律和注意事项，并一再强调：不能为了拍摄而危及昆虫的生命。随后，他又把胡蝉小心地交到段明的手中，让她以“切肤之感”体会蝉在慢慢挣脱旧壳、蜕变新生中由内而外勃发的力量。当这只胡蝉最终在她手中成功羽化后，所有人都为之感动、为之喝彩！

翌日，新一轮的拍摄又在展开，听着林中胡蝉高亢的歌声，大家都会心一笑。而钟茗老师关于拍摄之外的那特别的一课，成为日后拍摄旅程中温暖的守护。

## 后记

连续3天2夜的拍摄，在体力和毅力上对所有营员们都是一次考验。为了守候、拍摄胡蝉的羽化过程，营员们在团队里热心公益事业的张晓云，身怀绝技、含而不露的王锋带领下，在野外坚持拍摄到凌晨3点才返回驻地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又顶着酷暑，穿树林、涉河溪、趴沙砾，把自己的汗水和热情挥洒在与昆虫的邂逅中，挥洒在鹤鸣山青山绿水、鸟鸣叠翠的自然怀抱中。

昆虫的世界，多彩的世界，那里有着讲不尽的故事、有着拍不完的照片。今天的记录仅是“成都昆虫拍摄团队”寻虫之旅上的管窥一斑。而每次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留待岁月慢慢咀嚼。作为理性的动物，人类常常提出许多问题，给出长篇累牍的答案，而在与昆虫的交流中，你却无法做出谁比谁高级的结论。顶级时装设计师的衣料图案不比巴黎翠凤蝶翅膀鳞片的图案更让人惊讶，潜水艇的密封与恒温机制不比螳螂卵鞘的设计更高明，人类破解自然的嗜好也不比蜻蜓的复眼更显价值。

在拍虫者的眼中，每一只虫子都是一个美丽的精灵，无论它们是否长有轻盈的翅膀、是否披着绚丽的彩衣、是否摆出威武的架势……在镜头里，它们就是一

道道灿烂光芒。与昆虫的邂逅，且让它们多停留在你身边一会，尽可能地多注视它们一会。当这些经历转化为影像与文字，仿如织巢鸟精心搭建的温馨鸟穴，将成为缔结人与昆虫的纽带与归宿。

昆虫的生活在我们臆想之外，甚至超过了冗长的科学论文和营地篝火旁的传奇故事。然而，它像呼吸一样真实，它像孩子的语言一样意义重大。分享自己所见证的诸多微妙，希望能在最原始的背景下培养起人们对昆虫的亲切感。一次相遇即是一生，而在这一刻之外，是漫长而华丽的生存轨迹如星子般划过漆黑，消隐在无垠的银河深处。■

(责编 桑新华)

段明

